

父亲的木偶戏

黄骏骑

在家乡，父亲“高山打鼓，名声在外”，是乡邻们公认的技艺精湛的木偶戏艺人。随父亲看木偶戏，是我童年的乐事。

父亲装木偶、道具的，是一担能当坐凳的木箱，很有些年头了，有的地方漆已脱落，露出木板的纹路。箱子四角用铁皮包裹，结实耐用，下方有能插方木条的牙口，演出时一插即可围幕。箱子上方的内格，放帽子、折扇、刀、矛等道具。木偶有二三十个。木偶头部，精雕细刻，惟妙惟肖。来不及新添木偶，就用黏性极强的黄泥巴塑，干后彩绘成生旦净末丑等角色，穿褶子，戴纱帽，老生还要戴上胡须。花旦木偶，如花似玉；妖魔鬼怪，青面獠牙。包公的额头上有月牙符号，奸臣是大白脸三角眼。有一小丑，念起白来，嘴唇可开可合，舌头可伸可缩，逗人发笑。根据剧情，还配有白马、猴子等道具。木偶制作精巧，主杆置于木偶的后背中部，掌握身子的前俯后仰；侧杆两根，分置两臂，掌握两臂及手的动态。

在乡间，木偶戏是书面语表达，乡亲们习惯将木偶戏叫“苦佬戏”。父亲唱木偶戏，多在春节前后的农闲时节，应生产队之邀上门表演，地点在大屋的堂轩。两盏高挂的汽灯，闪着白色的光焰，发出滋滋的响声，把场内照得通亮。记得布台两边的对联是：“有几件衣冠，任尔空心装大佬；无半点血色，亏他光棍顶人头。”倒也耐人寻味。蓝色的幕布围成台口，观众在下堂轩观看。按照出场顺序，木偶依次挂在围幕两边的铁丝上，随取随挂，得心应手。开场前，谈笑声，嗑瓜子声，场上一片嘈嘈切切的杂音，锣鼓一响，观众立时安静下来，伸长脖子，争相观看。

父亲托木偶、演唱，文学老爹打锣帮腔，两人一台戏，配合默契，丝丝入扣。我坐在围幕里，亲眼看见父亲双手托着木偶，出场演唱后，有第二个人物出场，就将其插在下面特制的木架上。有时皇上上殿，就用双手同时托上两个侍卫，接着是两个太监、大臣，插定后，再是皇上出场，配上唢呐声，场面热闹欢快。演员表演时，父亲以左手中指、无名指及小指掌主杆，操作木偶的躯干，又以拇指、食指捻动左侧杆操作偶人左臂，右手掌右侧杆，操作偶人右臂。如果

同时操作两个木偶，则一手掌一偶人，拇指和食指兼顾左右手动作。有时看父亲忙不过来，我也会根据剧情，连忙递上木偶。小姐出场，走起路来，步履轻盈，仪态万方。这时木偶的

表演，动作丰富，尤其是手的动作，能细腻地表演出人物在剧中的各种神态，可自如灵活地表演摸头、擦眼泪、甩袖、撑伞、拿书、写字、斟酒、舞剑等动作，十分传神。木偶戏浪漫、梦幻，马鞭挥起，八百里加急，一个圆场就能抵达。漫漫长夜，几声更鼓就是夜尽天明。搭档的文学老爹有一套锣鼓架子，上面系满了麻绳。他手脚并用，可同时打大锣、小锣、击鼓，真是神了。

父亲是民间艺人，早年靠唱戏讨生活，对黄梅戏“大戏三十六本，小戏七十二本”熟稔于心，东道主点哪本戏，都是“衫袖笼里的画眉，拿出来就叫”，且在相邻生产队绝不雷同。有时候还应观众要求，在大戏前加唱《点大麦》《纺棉纱》《补背褡》等散围子。这些小戏表现的是农村劳动者生活片段，贴近他们的喜怒哀乐，道白中不免带点颜色，场上常常是笑声不断。正本大戏唱的是《二龙山》《珍珠塔》《乌金记》《罗帕宝》等，内容大抵是公子落难，小姐恋汉，穷人遭难，清官断案，最后大团圆。帷幕落下，皆大欢喜。《荞麦记》教育人眼光要放远，切莫嫌贫爱富。剧中母亲寿诞时，“大女儿送的是貂鼠皮袄，二女儿送的是百褶裙一条，无钱的王三女做几个荞麦粢恭贺年高。”唱词通俗押韵，朗朗上口。黄梅神话剧《荷花记》说的是鲤鱼精冒充官府小姐，到凡间骗取爱情的故事。剧中人物众多，有同时出现真假小姐告状、真假包公断案的场景。父亲的嗓音极好，唱花旦莺语燕翻，唱老生气定神闲。父亲一手操作木偶，一边唱。随着剧情，观众全都入了神，或悲或喜或急，场上鸦雀无声。紧张处，有时包公高靴踢腿，有时真刀实枪开打，看得观众目瞪口呆，如痴如醉，真可谓“一口述说千古事，双手对舞百万兵”。散场了，大伙还沉浸在剧情中，一个劲地夸赞父亲的技艺。

剧目不长的木偶戏，一气呵成。如剧目长，父亲中途会歇息十几分钟，喝口热茶润润嗓子，吸几口黄烟提提神，间或和文学老爹说些帮腔的事儿。寒冬腊月，我看见父亲的额头上沁满了汗珠，演出结束，衣服都湿透了。

有些大本戏，要连续演上几夜，如同现在的电视连续剧，观众不忍落下一集。父亲唱木偶戏，常被抢箱子，就是当父亲到一个大屋演出时，途中装木偶的箱子被拦路打劫。这屋的乡亲们说，我们这里都接了客人来看戏，早准备好了，应该先到这里演上几夜。那边自然不肯相让，说有约在先，几乎形成僵持状态。父亲好说歹说，做出承诺，才解了围。

木偶戏，接地气，人数少，演出简便，易于接待，很受乡人欢迎。父亲去世几十年了，说起那时看木偶戏的情景，乡邻们还津津有味，眉飞色舞。前些年，家乡的木偶戏确定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得以传承。一生钟情木偶戏的父亲倘若有知，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

秋荷物语 翟斌 作

补鞋小记

刘玉新

父亲把一只鞋交给我，叮嘱说，找个鞋摊补补，还能穿两年。

这年头，鞋子多，又耐穿，还可以换季，即使鞋坏了，也很少上街找人补，该扔就扔了。

再说，补鞋的人少了，鞋摊自然也跟着少了。

我接过去一看，鞋底脱了胶，粘粘就可以穿，就这么扔了，的确可惜，何况另一只还完好无损。

再一细看，这不是我前年和去年外出旅游时穿的父亲那双鞋吗？我一直不爱穿旅游鞋，嫌臭，也嫌脚趾憋屈。大夏天，我是一双凉鞋管到底，天晴下雨，走路开车都方便。

走之前，大家都说凉鞋不适合大西北，于是，只好临时找父亲借了这双鞋。8天环游青甘线，26天新疆自驾游，父亲的这双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这是一双春秋鞋，父亲很喜欢穿它。黑色，网状，软底，鞋面有暗格，趾骨处宽宽大大，不憋脚趾。鞋拎在手里，轻省，比起父亲早年喜欢穿的解放牌球鞋，重量差不多，质量可就好多了。

父亲一直不喜欢穿皮鞋，他说皮鞋重，脚趾在里面转不过弯，沾点灰就明显。软底子好，穿着脚舒服，黑色更好，经脏。还说，穿了大半辈子草鞋和球鞋，现在老了老了，还穿上了旅游鞋，这日子真是越过越滋润。临了，父亲自言自语，要是喜欢穿皮鞋，只要一句话，皮鞋立马就可以上脚。

我趁着吃早餐的当口，拎着鞋去找鞋摊。

小区门口不远，有个鞋摊。摊主是个60多岁的嫂子。平时路过，打招呼时，总看到她一脸笑。她笑得很浅，轻扬的眉角上挂不住皱纹。说话声音不大，听得出来还带有外地口音。

她接过鞋，看后说，先缝几针，再用胶水粘上。说完就走进一把绿色的遮阳伞下。伞下有一台缝纫车，旁边有一只小木箱，针头线脑、锤子锥子估计都在这个百宝箱里，那是缝纫车的标配。

这样的工作间，真正凭天吃饭。除了狂风暴雨、冰天雪地外，

她都按点出摊，有活没活，她的鞋摊就摆在公路边的人行道上，一个不碍事的角落里。人行道很宽，宽到可以任意骑行摩托车和电瓶车，高大的细叶榕把一个鞋摊遮蔽得远远望去，就像个野外宿营的迷彩帐篷。

前年的这个时节，我也曾在这小摊上补过凉鞋。俗话说，新穿三年，旧穿三年，缝缝补补又穿三年。本来女儿说要给我换双新凉鞋，但我坚执不受，我知道嫂子的手艺好，经她缝补的鞋，怎么着也还要穿上一两年，这不？两年过去了，凉鞋还好好的。

嫂子的摊位一摆就是这么多年，虽说挣钱不多，但也可以养家糊口。听知根知底的人说，她和她老公都是摆摊修鞋的，只是不在一个街区。这些年，凭着勤扒苦挣，买了一套三居室，两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。

有一次，看到嫂子在我们小区寄存三轮车，前面有个男孩弓着腰在拉车，猜想是她儿子，一问，果然不错，孩子满头满脸都是汗，她递过去一把擦汗的毛巾，场面很温馨，至今还记得。

现在补鞋的人越来越少，尤其是这两年生意更不好做，但嫂子依然按点出摊，每次路过，还是那条街道，还是那个角落，有人来补鞋，接过活就干，没人的时候，嫂子就刷手机，日子也不寂寞。

早早晚晚，常看到有人围在摊前，有人补鞋，有人聊天，不刷手机的时候，嫂子也和几个老哥老嫂子打几牌。打牌也不打钱，四个人的双升，看谁赢的分多，纯粹是老有所乐，抱团打发时间。赢了，响起一阵愉快的笑声，输了，也就懊悔一小会儿。

夕阳透过榕树，将一地的斑驳洒落在牌桌周围。

该回家了，嫂子收了摊子，迎着晚风，大家各自散去。明天旭日东升的时候，嫂子的摊位又摆上了。

直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，她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，但我们彼此熟识，成了朋友，已足够了。

